



西方国家为啥爱用雇佣兵打仗？

出现伤亡政府不负责，出事经常被抛出来“背锅”，是一群“靠战争吃饭”的职业杀手

■王 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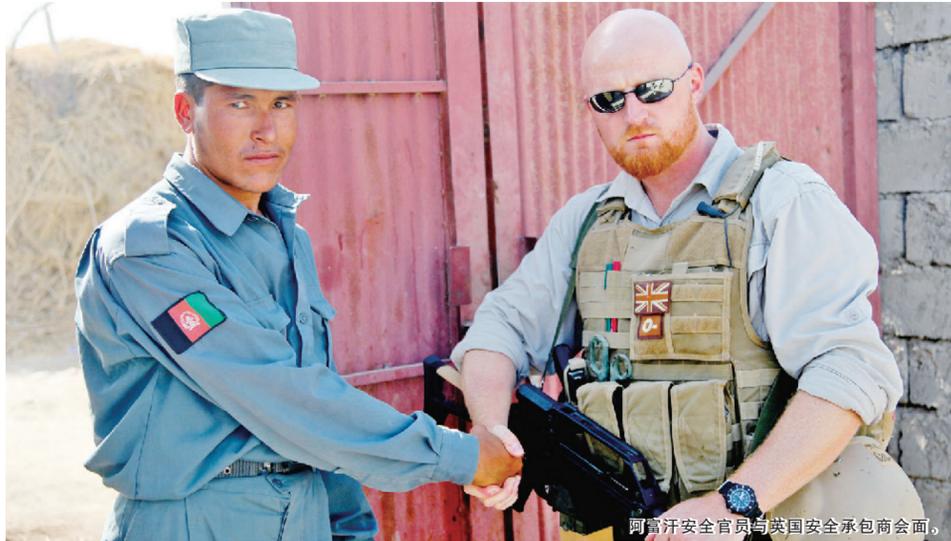
雇佣兵，其英文与“唯利是图者”是同义词，中国古语“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对这类人的生动描述。据俄媒报道，一项私人军事公司合法化法案已提交俄政府作专家结论，受到外界普遍关注。报道称，在国内外私人军事公司供职的俄罗斯人有几十万之多，尽管这些现代雇佣兵在俄国内仍处于非法状态，但如此众多的数量显示出旺盛的市场需求。事实上，雇佣兵在某些西方国家已成为合法存在，并一直活跃在热点地区的战场上。

各取所需，雇佣兵背后带有政府影子

现代雇佣兵行业开始以“私人军事公司”的名头向正规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其经营范围包括向雇主提供武装人员参与各种军事活动、帮助雇主完成军事训练、装备采购及情报搜集等工作。实际上，负责完成这些工作的“私人军事人员”仍然没有摆脱雇佣兵的身份。俄媒数据显示，私人军事公司的业务覆盖全世界110多个国家，目前，全球已有几百家这样的公司，员工总数超过500万人。专家指出，雇佣兵市场需求如此旺盛，军事活动的政治和经济成本低是最主要因素。

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对抗集团有时会被拖入“热战”，直接派遣本国军队参战，无疑会冒战争升级的巨大风险，雇佣“私人军事人员”就成了最佳选择。于是，雇佣兵们收钱办事，三天两头在热点地区制造“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件。“由私人军事人员出面‘热对抗’，成功了只需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就能扩大本集团的影响范围，失败了只需把责任推到个人身上，无需承担过多的政治风险，是一件无比划算的买卖。”美国军事史学家斯坦恩·克罗克在《美国的另类军事力量：私人军事承包商》一书中指出。

冷战结束后，雇佣兵依然从不缺席历次冲突与战争，就连俄罗斯也不例外。



阿富汗安全官员与英国安全承包商会面。

外。比如，2013年，在叙利亚就曾活跃着一支被称为“斯拉夫兵团”的雇佣兵组织，创造过在几小时内击退数千名武装分子的纪录；该团成员返俄后，被俄联邦安全局招募，并派往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当俄空军在叙利亚开始行动后，他们又被调往中东，以这部分人为主，组建了“瓦格纳私人军事公司”。

克罗克认为，政府使用雇佣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省钱。另外，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政治原因——可以避免政府因士兵伤亡过多而陷入被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雇佣兵伤亡不必列入美军名单，有助于避免舆论因士兵死亡过多对政府进行抨击。数据显示，2009年1月1日到2016年3月31日，共有1540名私人军事人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丧命，超过同期美军士兵的死亡数量(1301人)。

名声扫地，雇佣兵一见钱眼开的“战场流氓”

冷战时期，非洲频发政变，为压倒对手，各政治派别经常雇佣准军事人员冲锋陷阵。1960~1961年刚果危机期间，一个名为“五个突击队员”的雇佣兵组织多次在政府军和反叛武装之间倒戈，让雇佣兵们“给钱就卖命”的特点显露无遗。

即便到了现在，雇佣兵的名声也很差。对职业军人来说，他们是一群毫无约束的杀手，只会制造死亡、痛苦和混乱。2005年9月，美军步兵第3师(当时负责维持伊拉克安全)副师长卡尔·霍尔斯特特将对包括德隆集团在内的几家私人军事公司给出了如下评语：

“在伊拉克，这些家伙纪律涣散，经常做出格的蠢事！他们会肆无忌惮地向平民开枪，我们无法约束他们，但不得不去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所以，当我们需要大量人手时最好不要指望他们。”

有人称，朝不保夕的生活是造成雇佣兵恣意妄为的主要原因。根据日内瓦公约，被敌方抓住的雇佣兵并不享受战俘待遇，只会被当成普通罪犯关进监狱甚至直接处死。即使他们安全回国，也可能被关进监狱。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2004年。当时，70名持南非护照的雇佣兵因被控密谋推翻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而在津巴布韦被捕，律师称，如果不被引渡回南非，他们可能被判处死刑。

另外，没有信仰、没有祖国、金钱至上的思想也让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底线。调查显示，活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的私人军事人员几乎来自世界各

地，他们判断是否接受任务的唯一标准是能不能收到满意的报酬。《福布斯》杂志曾指出，美国政府为吸引雇佣兵开出“天价”——高出正规军士兵津贴10倍甚至15倍！数据显示，一名年龄3年的士官每年在伊拉克战场上可收入1.998万美元，而一名经验丰富的私人准军事人员每年能挣15~25万美元，比驻伊拉克美军司令的收入15.4万美元还要高。

禁而不绝，雇佣兵更换的只是名称

“黑水”公司、军事职业资源公司、德阳集团以及“廓尔喀”安保有限公司等是目前几家比较著名的全球性雇佣兵机构。不过，其成员的公开身份不再是雇佣兵，而是“私人安保人员”。之所以在称谓上进行调整，一是出于改变形象的需要，另外一个是为了“适应规则”。

联合国于1989年12月批准《禁止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兵的国际公约》，严厉禁止各签字国在战场上使用雇佣兵。不过，美、英等国根本不为所动，不仅拒绝在公约上签字，还为雇佣兵机构“漂白”提供便利条件——几家著名的雇佣兵组织纷纷更名、重组，摇身而成私人军事公司或安保公司。

2007年10月，联合国发布调查报告指出，“黑水”公司等所谓的“军事承包商”本质上仍然是“新形式的雇佣兵”，是不允许存在于现行国际法规框架之下的。然而，美国人却狡辩称，“指责美国政府的安保承包商为雇佣兵的说法是非常不准确的，承包商安保人员与我们签订有合法的合同，把他们称为雇佣兵是一种贬低。”

有媒体评论认为，改头换面的雇佣兵日益成为国际安全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使用他们可以淡化国家对抗因素、规避道德层面的不利影响，因而颇受某些西方国家青睐。但对于这些能力可观国家又难以完全约束的武装集团，“用”的同时也要做好“防”的工作。

抹黑中俄不是挽救美拉关系良药

■李 澄

北京时间2月8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任一年之后的首次“拉美秀”落幕。可以说，蒂勒森此行具有为特朗普政府拉美政策定调的现实意义，更是外界观察美拉双边关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有媒体指出，此行最大的“亮点”不是对拉美五国的访问成果，而是他在得州小城奥斯汀的“行前秀”。在蒂勒森发表的旨在为此次拉美之行预热的公开演讲中，对中俄两国与拉美地区国家的合作指手画脚，并警告后者不要对中俄产生过度依赖，引起国际舆论轩然大波。

在美方看来，中国正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谋求在拉美的不对等利益，是导致地区制造业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俄罗斯则被美方指责向不遵守民主价值观的地区政府出售武器及其他军事装备。美方有上述看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其他洲际型大国影响力进入西半球的客观现实，以及该事实对于美国在拉美长期享有的支配性优势地位的冲击，和由此产生的强烈心理落差；另一方面，也是美方无视自身对拉美国家有缺陷，进而转移矛盾焦点的不负责任之举。

众所周知，自特朗普就职总统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较之前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偏转，美拉关系也因此波动频现。特朗普对拉美国家的轻视毫不掩饰，拉美国家的不满情绪可想而知。比如，他竟将该地区部分国家称之为“粪坑国家”，遭到拉美国家的普遍反感。可以说，特朗普的一系列涉拉政策伤透了拉美的心。民调显示，近一年来，美洲民众对于美国领导力的满意度仅为24%，下跌近21个百分点。英国广播公司称，特朗普的言行令人失望，其给拉美带来了更多的猜忌和冷漠。

具体来看，在经贸领域，特朗普一改奥巴马政府谋划的区域经济困境，先是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然后意图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并以“美国利益优先”原则为借口迫使谈判对象做出让步；在限制移民方面，特朗普政府强化移民管控，在美墨两国边境修建隔离墙，遭到美国内拉美裔族群的反对；在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相关举措无疑有“开倒车”的倾向。例如，在改善与古巴关系问题上，特朗普并未在美古建交的良好势头下更进一步，反而将大部分美驻古使馆人员撤出，并对15名古巴外交官实施驱离。与此同时，美委关系也持续呈现恶化态势。美国不但加大对委内瑞拉政局的干涉力度，限制其部分官员入境美国，还加大了对后者的经济与金融制裁力度。

总体而言，美国对拉美政策会随着历届政府的履新而有所调整，但鉴于历史与现实原因，美拉关系大体仍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状态，美国仍是该地区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相较于此，中国等新兴大国与拉美的经贸合作关系仍处于初级阶段，且这种合作既不靠强制性排他性为特征，也不以损害美国的地区利益为最终目的。因此，美国将美拉关系的症结归结于中俄两国的做法，既无必要，也不可取，而是应当全面审视自身政策的缺陷，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动美拉关系的发展。正如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的评论，美国的“焦虑症”不难理解，但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显然用错了力。

(作者单位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驻伊美军正“悄悄”撤兵

自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行动开始以来，驻伊拉克美军正“静悄悄地”撤离。据报道，已有数十名驻伊美军以及大批武器和装备被运出伊拉克。据悉，美国目前驻伊军队的60%都将撤离，约有4000名士兵将会留下继续训练伊拉克军队。分析称，美军此次从伊拉克撤军紧随五角大楼日前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报告的目标是重建美国在军事上针对中俄的优势。

阿根廷天价悬赏失踪潜艇

阿根廷海军潜艇“圣胡安”号自去年11月失踪至今已近3个月，虽然有13国协助搜寻，但至今没有任何线索。据报道，为了继续搜寻“圣胡安”号，阿根廷悬赏约400万美元(近2500万元人民币)，任何能找到它下落的人，就能得到这笔赏金。

韩国政坛角力风云变幻

韩国第二大在野党国民之党的部分成员6日另起炉灶，组建了一个名为“民主和平党”的新政党，所占议席数量在国会排名第四，受到外界密切关注。国民之党此番分裂，起因于国民之党部分成员不满与正党进行合并。有分析指出，随着15名国民之党议员另起炉灶，韩国政坛角力再添变数。不仅国民之党内部分裂，此前也有正党议员由于不满两党合一事，愤而转投他党阵营。

美军将遣散伤残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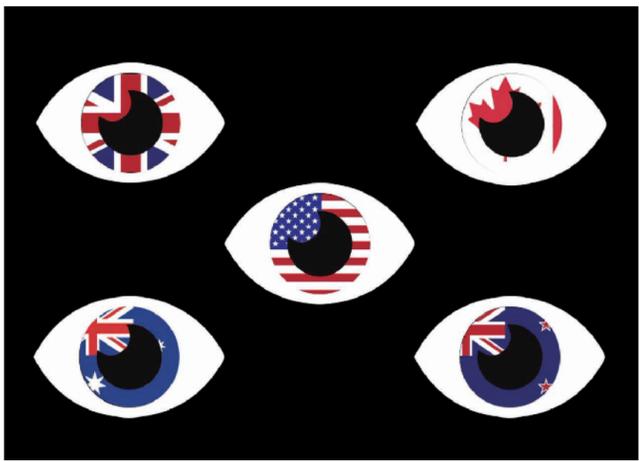
根据美国国防部新制定的政策，连续12个月及以上一直处于不可部署状态的军人将需要离开军队。目前这个政策正处于最后的审阅阶段。参联会主席邓福德的高级顾问特罗克斯尔说，美军现役、预备役部队以及国民警卫队总人数达210万，其中近11%，也就是23.5万人，目前处于不可部署状态。随着持续的海外行动让军队不堪重负，五角大楼开始针对这11%的人员采取行动，让他们要么接受部署，要么离开军队。

(安筱彤)

与“五眼联盟”成员共享情报，密切到“连一张薄薄的雪茄烟纸都插不进去”

法国为何只做游客不入群？

■贾春牛



美国媒体勾勒的“五眼联盟”漫画。

俄拟组建“军事政治总局”

■闻 敏

据俄新社报道，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军人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俄国防部拟组建一个名为“军事政治总局”的机构，以取代现有的俄联邦武装力量人员工作总局，届时，国防部好几个局都将整体并入新机构。在一定意义上讲，该机构类似于苏军时期设立的“总政治部”。对此计划，俄国防部社会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山大·坎申表示：“新机构将拥有充分的权力，并在军队范围内实施严格的垂直管理结构，从连到各兵种和军种，直至国防部。”

据透露，该倡议是米哈伊尔·巴雷舍夫上校提出的，他于2017年5月接任

俄联邦武装力量人员工作总局局长职务。他之所以发出这一倡议，目的在于巩固军人工作总局的地位，并扩大该教育机构的职能范畴。目前，人员工作总局局长的编制职务是中将，改编成“军事政治总局”之后，规格至少提升至上将。当年阿列克谢·叶皮舍夫担任苏军总政治部部长时，其军衔即为大将。坎申认为，在全球信息心理战中，军队的政治统一性愈加重要，俄罗斯有必要对武装力量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调整，扩充并加强思想教育系统的职能，立足国内社会政治局势，提升部队的思想精神建设，巩固国防战备能力。

“五眼联盟”是二战后在英美无线电技术情报共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情报联盟，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个国家。成员国之间共享网络漏洞等情报，是网络空间行动的盟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非成员国，法国的情报能力一直被英美等“五眼联盟”成员国所看重，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情报合作。不过，法国似乎刻意与该组织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法国军事情报局情报计划与组织处处长、空军上校塞利尔指出，巴黎自主搜集情报的能力强，对联盟的依赖性不高。“美国在判断复杂的中东局势时，有时也得依靠法国提供的情报做辅助。”法国情报部门关注的对象类型多样，而且每名情报分析人员都拥有不少于3年的工作经验，有能力获取不同组织(敌、友和“摇摆者”)的情报。

另外，法国军事情报局在伊拉克—叙利亚边境的一处山谷(绰号“万国情报谷”)，活跃着来自伊朗、俄罗斯、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特工和间谍)开设有办公室，并配置了包括图像、信号和电子情报等多个专业在内的20余名工作人员，可以获得大量针对恐怖组织和极端分子的第一手情报。“这也是美国非常想得到的”，塞利尔说，“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效率和成果显然高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不过，在选择与“五眼联盟”合作的方式时，法国方面的决定是“列席联盟会议并共享情报，但暂不加入其中”。

其实，法国从2013年11月起就加入了“五眼联盟”的一个大型监控项目；随后，更是传出法国计划加入“五眼联盟”的消息，但法国国防部当即予以否认。法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五眼联盟”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封闭组织，既有其优势也存在局限，加入该联盟还可能面临国家主权受损的风险。因此，法国并无意加入该组织。

虽然拒绝加入“五眼联盟”，但法国情报部门会定期派出官员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情报会议，形成了一个“五眼+法国”的情报交换机制。据透露，该机制运行至今已有一年时间，状况良好，反映了巴黎与华盛顿之间在情报方面的密切合作关系。

美法两国还有另外一个情报合作渠道，即成立于2015年的“拉法那特委员会”。法国通过该委员会获取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搜集的有关“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情报，以加强反恐斗争的效率。同时，“拉法那特委员会”还采取相应程序的技术手段，保证法国与美国展开最高保密密级的情报交换。

媒体评论认为，尽管美国与法国在政治上时有分歧，但双方的军事合作并未受到影响，密切的情报交换和分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法国空军参谋长安德鲁·纳塔塔称，美法在军事情报领域的合作，关系密切得“连一张薄薄的雪茄烟纸都插不进去”。这方面的合作既有深度也有广度，盖因双方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比如打击恐怖主义”。

相关链接

苏(俄)军的政治工作以及机构设置由来已久。1919年5月，在列宁的倡导下，苏俄成立了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此后改称工农红军政治部，下设宣传、文化教育等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军事部等机构。此后，它又改组为总政治部，职能包括组织苏联武装力量内的党务工作，领导全军政工、军事出版和文化机构系统的工作。苏联解体后，俄撤销了总政治部的建制，使军事政治教育系统的总体地位下降，而且数度改换名称，直至即将被取代的俄联邦武装力量人员工作总局。